



电竞

从非主流发展成大产业 众城争抢背后玄机何在？

城市之争：谁是“王者”？

已踏入主流体育赛事大门的新业态，市场空间遐想无极限；国内城市纷纷出台优惠政策，期待相关产业落户；“头部”公司集中的广东该如何把握良机？

文/图 羊城晚报记者 曾璇

1月13日，在1.5万现场观众和数千万在线观众的山呼海啸中，经过4个半小时势均力敌的艰苦角逐，HERO队在上海东方体育中心拿下2018年王者荣耀冬季冠军杯总决赛的冠军，独得25万奖金。

这是2019年开年第一场最受瞩目的电竞大赛，继IG在韩国夺冠后又一次刷屏90后的朋友圈。

众所周知的是，电竞作为一个新业态，正由小众逐步走向大众视野；鲜为人知的是，一场城市之间关于新业态和新经济的争夺赛正悄悄拉开帷幕。

电竞是不是一个被高估的行业？电竞运动有没有可能成为中国领先世界体坛的一次机会？电竞如何清洗“网络沉迷”的“原罪”？又如何破解发展中面临的困境？“头部”公司集中的广东何以“墙内开花墙外香”？广东在这一领域是否还有机会？羊城晚报摸进这一新兴行业，为广大读者来一次“科普”……

比赛现场：另一个次元

来自腾讯公司的数据显示：电竞用户规模则从2017年的1.7亿增加至2.5亿。仅仅英雄联盟和王者荣耀两款电竞游戏，职业联赛2017年全年观看人次达到了令人震惊的103亿人次。

尽管数量庞大，但对于没有打过相关网游的人而言，最近发生在上海东方体育中心那一幕——各种花哨的装备、令人眼花缭乱的招数，各种夹杂英文专业术语的解说，令人无法和人们心

目中传统的关羽、貂蝉、孙臧、墨子（王者荣耀游戏中玩家可以扮演角色）等挂上钩，倒像是发生在“另一次元”的热闹。

不管60/70后家长们能不能理解，90后的世界就是这样，他们的喜好与生活方式，使得电竞已成为“存在即合理”而且似乎不可阻挡的新型业态。2018年，电竞这种基于游戏但又试图超越泛娱乐化的电子游戏的产业，正面临一个前所未有的“大爆发”。



在上海东方体育中心举办的电竞比赛现场

市场空间：遐想无极限

早在2003年，国家体育总局就宣布电竞是体育竞赛项目，但直到15年后的2018年，电竞才真正踏入主流体育赛事大门。其间的漫长角力难为外人道。

但是，一经发力，就势不可当。近两年来，电子竞技行业正成为文化产业中的一支“生力军”。根据中国音像与数字出版协会游戏出版工作委员会、伽马数据(CNG中新游戏研究)、国际数据公司(IDC)发布的《2017年1-6月中国游戏产业报告》数据，2017年1-6月，电子竞技游戏市场实际销售收入达到359.9亿元，同比增长43.2%。这是什么概念？据了解，2017年全国游戏业收入2050亿元，这意味着，电竞半年的收入就占了游戏业全年收入的近五分之一！

业内人士认为，电竞产业目前无疑是游戏业的一部分，却又比游

戏业更有发展想象空间。在中国电竞运动短短十余年的发展历史中，在政策与资本的驱动下，产业化进程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。从最初暗无天日的网吧与追梦少年，发展至今日，已呈职业化、规范化、主流化的态势。常规赛事、专用的电竞装备和场馆、赛事转播相继出现，围绕电竞赛事、俱乐部、选手所辐射开来的上下游产业，已经形成了巨大的商业价值，也衍生出很多新的职业，如电竞职业选手、职业教练、赛事策划人、主播、经纪人等。

羊城晚报记者在采访中发现，部分“头部公司”自觉对标的是美国NBA赛事和国际足联对世界杯的操作模式。无论从现场观众人数还是在线观赛人数来看，电竞在未来并不会亚于传统体育赛事。有分析认为，电竞有赛事相关的门票收入、赞助收入、场馆衍生收入及赛事直播转播版权收入，也有与

俱乐部和队员相关的经纪运作业务，还可以带来代言收入、直播平台签约收入等，更有传统体育项目不具备的电竞内容相关的业务和收入，如游戏直播、解说、电竞内容制作，以及由此带来的打赏收入、付费收入等。

从2017年开始，几乎各行各业都瞄准新业态在发力，如中国传媒大学和上海体育学院陆续开设了电竞解说专业。上海体育学院院长杜友君透露，播音与主持艺术(电竞解说方向)计划按明星制培养电竞解说明星，让经纪公司来包装。如每年选拔5人，学生、经纪公司、学校签三方协议，电竞解说年收入超过百万元，学院按比例抽成……前央视足球解说员段暄公开宣称：“电竞解说的收入可能是我做传统体育解说时的100倍。”

如此看来，电竞专业的市场空间不容小觑。

相关话题

泛娱乐还是电子竞技？

即使在雅加达亚运会上，电竞第一次作为表演赛出现，中国队摘得两金一银的荣耀；随后的东南亚运动会，电竞正式作为比赛项目，但要洗刷传统世界“玩物丧志”的恶名，似乎还有漫长的道路要走。

在广东省电子竞技运动协会秘书长罗慧慧看来，电竞只有摆脱泛娱乐化、游戏化的底色，更加强调体育竞技元素，走体育化、大众化的道路，才能更健康长远发展。具体而言，就是借助电子科技力量多元发展，而不仅仅停留在“网游”、

“手游”阶段。比如，未来建立在5G网络基础上的各种VR运动，才是业界更希望看到的“电竞”比赛项目，而不仅仅是坐在那里用手指打游戏。她向《羊城晚报》记者举例——目前，以电子赛车、电子赛马、无人机竞速这几个项目为例，这些电竞项目更强调头、眼、手、腿的配合，全身都要动起来，加上浸入式的场景体验感，和传统真实的赛车、赛马运动很近似，而且对运动员而言更安全。“这些才是电竞行业更应该发展的方向”。

“编年体”父女照走红 40年的坚持还会继续

1 妻子离世后，四处旅游成春节“标配”

今年春节，华允庆准备约上朋友，去山西古镇看社火——自从爱人2009年意外去世后，四处旅游成了他每年春节的“标配”。“很多朋友知道我们家的情况，都热心邀请我去他们家一起过年，但我得去了给人添麻烦，家家团圆的时刻，我夹在里面好像也不好。”他说，女儿嫁到国外后，很多年都没有一起过春节了，所以每年春节他都会选择出去走走，“有一年我没有出门，但也‘欺骗’了朋友们，说我不在家”。

女儿华允小不放心父亲一个人，多次邀请他到日本小住，但日本没有春节假期，怕打扰女儿工作的华允庆，总是选择在12月份去日本，和女儿一家度过圣诞和元旦后就回到国内，顺便安排自己的旅游计划。

从亚马逊河流域、帕戈斯海峡到珠穆朗玛

2 意外“走红”，父女约定合照永不间断

但无论在哪里旅游，每年8月，华允庆一定会回到镇江。在镇江金山的塔影湖边拍一张合照，是他和女儿雷打不动的习惯，从1980年拍下第一张合照起，到今年刚好40年。

“合照原本只是我们家一件很普通的小事，被大家一关注，感觉像任务一样了。”他有点无奈地告诉记者，前几年微博上有个很火的帖子，说的是一对美国父女连续15年拍合照，“我有一个好朋友就在下面跟帖说，十五年的算什么，三十年的还没开口呢。后面网友就嚷嚷说你发出来啊，为了不让别人说他吹牛，他跑到我这来说服我拿照片出来，我女儿到现在都还有点小意见。”

被网友称为“编年体”的父女合照发出后迅速走红网络，随后媒体采访蜂拥而至。作为当事人的华允庆此时才后知后觉地发现，自己不小心当了一把“网红”。

“非要说点什么的话，我想可能就是两个字——坚持。”他迄今仍没有“网红”的自觉，和记者絮叨起照片的来历时，说得最多还是“偶然”：女儿一周岁生日时，一家三口在塔影湖边拍下了第一张父女合照，次年当天，他们恰好又在那里拍了第二张合照，“当时把两

张照片洗出来一对比，发现一年时间小孩长大了这么多！那时我跟自己约定，坚持每年拍一张，看看孩子是怎么长大的。”

事实上，当时不止拍了父女照，还有母女照和全家福。这也是华允庆念念不忘的遗憾：早些年没有归类存放，以致后来回头整理时已经找不到某些年份的母女照和全家福，而2009年的一场意外更是让这两者戛然而止，只有父女照“幸运地”完整延续至今。

父亲从风华正茂的青年变成了花甲老人，女儿从牙牙学语的幼儿变成两个女儿的妈妈。40年的照片留下岁月清晰的痕迹，也串联起一个个温情的故事：1998年春天女儿赴日留学，华允庆将两张照片剪裁粘在一起制成合影；后来女儿结婚定居日本，并在2008年生下第一个孩子，这一年的合影变成了三人；2009年爱人遭遇车祸不幸去世，父女穿着黑色衣服拍下合照；2012年家族再添新成员，合影变成四人……

华允庆跟女儿约定，有生之年，这样的合影永不间断，即使将来他不在人世，合照的习惯也要传承下去，“现在两个小外孙女也都知道，每年夏天要回去和外公一起拍照片”。



1998年父女合照是剪贴“合成”的



2018年8月，华允庆和女儿拍下第39张“编年体”合照

65岁的镇江市民华允庆因为一组照片意外成了“网红”，网友称为真实版的“时间都去哪儿了”

3 独生女儿远嫁，养老成为现实问题

如今，大多数时候，华允庆都是在镇江家里。在这座二十多年的小楼里，楼上楼下的邻居都是和他一般的退休老同志，“大家的孩子基本都在外地工作，杭州、上海、北京、南京等，他们也会经常去自家儿女那儿探望，住上几个月”。

前不久，他在家里整理老东西，还翻出了女儿小时候写的保证书。在一张泛黄的纸上，女儿稚嫩的笔迹一笔一划地写着，“长大了保证不结婚。华华。一九八七年8月26日。”旁边还像模像样地盖了红指印。

“说实话，这是独生子女的少少遗憾。”他的声音里有着深深的感慨，年轻的时候觉得嫁嫁是孩子自己的事情，她想怎么办就怎么办，“现在年纪大了，感觉好像是嫁得太远了”。

这样的遗憾横亘父女之间，女儿嘴上虽然不说，心里一直想着要弥补。

“每回一起出门，只要我多看一眼什么东西，女儿就会立刻买下来。”说起女儿的孝心，他既骄傲又无奈：有一次去买鞋子，已经走到另一家店了，女儿突然让他等一下，转身将前一家店里他看了几次的鞋买回来了；还有一次，他在一家品牌店里看中一条皮裤，恰好过两天要到欧洲去，就翻开价格标签准备去欧洲再比较一下，谁知道第二天下午女儿就把皮裤带了回来，“弄得我现在逛街都不敢多看一眼，怕她乱花钱”。

华允庆原本觉得，除了和女儿隔得远一点，自己的生活和别人也没什么不同，真正让他正视自己的养老问题，还是一场突如其来的病。

“我有20多年的胆结石，一直没什么事，去年某天夜里突然肚子剧痛，当时也想不到给谁打电话”，他对当时的无助印象深刻，情急之下，他给一位认识多年的女性朋友打了电话，对方很快就打车过来陪他到医院，随后马上做了手术，住院期间一直是她陪着我。“我不敢想象自己十年二十年后的状况，但这是独生子女家庭必然要面对的养老问题”。

后怕的女儿再次催促他将再婚提上日程。在自媒体发表自己的退休生活后，感同身受的留言纷至沓来，一直没有动过再婚念头的他第一次有了松动，“到了这个年龄再婚，我也有点胆怯，但如果真有一个人可以互相扶持安度晚年，也要往前看看吧。”他顿了顿，语调变得轻快起来，“不瞒你说，那个人陪我住院的女性朋友现在也是单身，我和她还挺聊得来的。”

羊城晚报记者 李妹妍
本栏图片由受访者提供

“爱人离世多年，独生女儿远嫁他乡，人生好像一晃眼就过了六十多年。”今年1月初，在爱人十周年忌日前，65岁的镇江市民华允庆在自媒体上发表了组照片，对自己这几年的独居生活进行了简单记录。

出乎他意料的是，组照迅速刷爆了他的朋友圈，后台短短几天内就涌入了超过1.2万条的读者留言，“这个话题引起了很多人的共鸣，很多人说看完忍不住泪流满面，还有不少主动打电话和留言给我说，要我多加保重、安度晚年”。

这并不是华允庆第一次走红网络。2015年，一组“镇江父女连续35年同一地点合影”的照片被众多媒体和网站转载，被网友称为真实版的“时间都去哪儿了”，照片里的父亲就是华允庆。

“我们‘编年体’父女照还在继续，女儿答应我，她和她的女儿们也会一直拍下去。”华允庆告诉羊城晚报记者，现在每年他都会去日本一两次，见见女儿一家，尽管有时候会有一点点后悔，让独生女儿嫁去这么远的地方，但他相信：“人在一起只是团聚，而心在一起才是团圆。”



1980年，在金山塔影湖边第一张父女合照